春秋質疑

一

春秋質疑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質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質疑十二卷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為條

摘論列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其祖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

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即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于庭則謂季氏靳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精確可取固非妄攻先儒肆為異說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質疑原序

自公羊氏穀梁氏出而左氏絀自胡氏列之學官而公穀亦絀然其徵事不于盲史乎其叅訂不于二氏乎而若之何華衮也斧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已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其徵者使弗知也即知之弗使告也而七十子竊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以為如天地之摹繪焉而不得而况乎生于千百世之下而姑臆之乎胡

氏矻矻摘三傳之類而擷其華語多創獲其于筆削之
義邇矣然其議論務異而其責人近苛間有勦公穀而
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鄸出奔之類是也
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于内而以為不與
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
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権焉権
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繇
編矣博士家謂三傳出而春秋散而胡氏執牛耳也呂

不啻懸書于市而詔之曰更一字者予千金此必不得之數也夫既列胡氏于學官而噤左公穀之口是懸之市也既懸之市而余猶置一吻于其間是吾家子雲老不曉事而恨不手不啻之金以歸也蓋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誚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余所繇疑也萬歷己亥春王正月穀旦楊于庭序

宋王荆公疑春秋經筵不以講學宫不以列萬世非之荆公疑其所以治春秋者耳春秋孔子之刑書筆則筆削則削雖其門人弟子文學如游夏不使賛一辭平居之雅言不及焉必其鈇鉞華衮之微旨有未易以語人者而安在其後世諸儒盡管窺之而蠡測之也漢元康甘露之間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異同宗公羊者詘穀梁尊穀梁者亦詘公羊賈長沙獨訓故左氏傳中壘校尉歆篤好之白左氏春秋可立至移書太常責讓其

屈三者遞興廢然左氏不得與公穀並重矣荆公之時胡氏書未出彼其睹漢以前儒為公穀氏之學者或用以繩下或傅為峻文雖以董江都之賢治公羊與胡毋生同業不免于菑異事應之説而張禹之善左氏其流為陳欽子佚以授王莽陰移漢祚其心竊非之是以敢罷去之而不顧疑其治春秋者而并以廢孔氏之春秋此荆公之大失也蓋至胡氏之學興而三傳茀廢矣非胡氏之能廢三傳也左氏詳於事而畧於義後世讀之

者第好其文而已公與穀則不幸而出於漢世也吾以為左丘明生魯春秋之時與夫子同恥又身掌國史典故其所著書即於義例未甚明于事故詳其譔述當不至大謬公穀及夫子之門人沿流得之子夏蓋亦有傳授者義例之興于左氏烈矣至其二家之互相牴牾則滎廣眭孟之徒為之也胡康侯當宋南渡之世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焉核非不精而精或以鑿裁非不嚴而嚴或以拘其炳大義者

固多其不盡符者亦有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事則齊桓晉文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矣摛事於文左氏是已公穀義之所由興也但孟氏稱天子之事諸儒稱孔子匹夫之事孟氏不言假南面之權諸儒言孔子假之夏時冠月之類不啻多矣故其書之所可疑者衆也孔門惟子夏可與言詩詩序子夏之所作也宋儒黜以為非子夏之所作也三百篇之詩無淫者詩序廢而詩有淫矣何者序亦不幸而出於漢

世也則又何論公穀乎魯魚亥豕其訛相似其誤不遠
郢書燕燭解之愈精失之愈甚矣楊先生於六籍靡所
不窺讀春秋間不滿胡氏說輙置疑焉彚而成帙以質
四方楊先生者春秋之孝子公穀之慈孫而胡康侯氏
之忠臣也余故弁而論之以為麟經鼓吹云萬歷庚子
五月穀旦邱應和序

春秋質疑

凡例

一今代表章胡氏余讀之而當于心者不述述余疑者

一凡左公穀之説胡氏採之而當于余與夫駁之而當于余兩不述余述夫採之駁之而疑者

一義不係褒貶而其事可以證古今觸議論者述

一四傳語殊雖義不係褒貶而其紕而可摘者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一

明 楊于庭 撰

隱公

春王正月

胡氏曰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為

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為歲首而仍以寅為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為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建子即以子為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變而杜

預所謂所用之歷即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為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為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沈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非獨蔡沈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

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為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為序初非以冬為春春為夏夏為秋秋為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為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為春者之為妥矣故曰以寅為春而胡氏之説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成

元年二月無氷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皆以為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為正月
矣總之以冬為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
正所謂令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顔子以行夏之時
則又斟酌百王所謂其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
相妨也以為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鑿矣

春王正月中

或問于余曰夏時冠周正此非獨胡氏之言而程子之

言也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余應之曰理有不可從者尚書序漢儒以為孔子所作今猶議之況程子乎夫春王正月此夏正之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月而遂以為春此周正也魯人世遵之者也非本無此事而孔子創為之者也何以明其然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其祖夫日至者冬至也七月日至者夏至也魯本以季

夏六月禘至孟獻子改為七月故又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則是魯人明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既以建巳之月為季夏則建子非春而何故曰以冬為春此周正也魯人世遵之非孔子創為之者也十一月可以為春乎曰何不可也春之為言蠢也萬物蠢蠢然動也一陽初生管灰吹動即以為春何不可也總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以故三代迭用之然非自三代始也甘誓曰怠棄三正則自唐虞以前固有建子建丑者矣

特以歴起于子丑終不如建寅者為盡善故孔子獨取夏時焉而非謂建子丑為不可也惟秦以建亥為歳首則不過區區厭勝之術而其去三正之義遠矣或曰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則以夏時冠周正不亦可乎余應之曰行夏之時此平日論為邦則然非謂纂修國史可遽改也信如胡氏之説使聖人修輿服志改周輅為殷輅乎脩禮樂書改武舞為韶舞乎春秋一書本為亂臣賊子而作所紀之王周王也所列之諸侯周諸

侯也所用之正朔周正朔也若以夏時冠于周月之上
是先并時王冬春之序而黜之而巳之無王亦巳甚矣
又何以討亂臣賊子乎

春王正月下

春秋尊王乎曰然曰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書
法宜曰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今年用魯月用周者何
也以是推之是年齊僖公祿父必自稱九年晉鄂侯郄
必自稱二年曲沃莊伯鮮必自稱十有一年衛桓公完

必自稱十有三年蔡宣公考父必自稱二十有八年鄭莊公寤生必自稱二十有二年曹桓公終生必自稱三十有五年陳桓公鮑必自稱二十有三年杞武公必自稱二十有九年宋穆公和必自稱七年秦文公必自稱四十有四年楚武王熊通必自稱十有九年傳曰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又曰周之初封千八百國夫千八百國必千八百元年也紛紛不同尚謂大一統歟余應之曰古者諸侯國必有史史必以其君即位之歲紀元元

年春正月者魯史也元年春王正月係之王者聖人之特筆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史也則皆以其國君紀元者也至如稱于天子曰朝曰聘稱于友邦曰聘曰朝曰盟曰會曰遇曰納幣曰胥命未有不用天子之正朔而紛紛自紀其元者何以明其然也皐鼬之盟將長蔡于衛也祝佗舉踐土之舊以爭之曰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夫觀異姓必列于同姓之後則其舉周正以號令諸侯

也審矣唯吳楚僭王則其盟會必有自紀其年而不用天子之正朔者此春秋所以亟斥之也歟

不書即位

穀梁之言是也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禮諸侯不再娶仲子于惠公不過妾耳有文在手安知非附會乎而又安得遂以為夫人乎隱桓均之乎庶而隱公兄也桓公弟也立庶以長

桓公安得立隱公又安得成先君之志而欲與桓哉禮人子從治命不從亂命先君之欲與桓亂命也從亂命而遂以與桓此劉愷丁鴻區區之行聖人所不與也故不書即位胡氏謂上不禀命于天子故不書然春秋之書公即位者多矣豈曾禀命天子哉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崩

武氏子來求賻

襃救衞則王人子突以下士而書字賜歸賵則宰咺以

冡宰而書名春秋之予奪嚴矣然以天王之加禮于魯如此而比其崩也不奔其喪不會其葬恝然若行道之人焉于是武氏子求賻而魯若罔聞知也是尚有人心乎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求曰來求求賻交譏之也得其旨矣

宋公和卒

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故聖人因其告喪特

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苛乎是棄反于道者有刑耳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二百四十九年之間豈無一人請命于天子者而何以槩書卒也然則何居曰春秋魯史也內卒曰薨外諸侯卒曰卒

葬宋穆公

胡氏曰宋殤齊昭書弒不書葬討其賊也晉景公葬止公故不書諱其辱也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余曰

是也胡氏又曰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葬治其罪也余曰非也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入春秋亦有陳子會温之例何至并其父葬而削之乎襄公成公並無大罪所云治其罪者何罪也然則三世不葬者何也桓公成公魯或不會或史失之襄公死于泓為中國諱也

葬衛桓公

胡氏曰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之不請于王而私

自謚爾余曰非也桓公父莊公莊公父武公即所謂抑戒睿聖者以是知衛之稱公久矣諸侯生從其爵卒則稱公此孝子慈孫之用心聖人所因而不革何謂請命不請命乎即使請命而天王亦不能以初封之爵稱之矣胡氏又曰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忠孝者不忍為也然嘗考之春秋衛侯完並無失德直以州吁有寵于先公而阻兵安忍其見弒也亦不幸耳豈有幽厲之惡而可以惡謚加之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弟年來聘鄭伯使弟語來盟此亦據其事而書之非貶之也以為譏其有寵愛之私者鑿也

附錄

有文在手為魯夫人左氏之誣也桓幼而貴隱長而畀公羊之舛也然則隱何以不書即位曰吾從穀梁邾儀父附庸也例稱字左氏以為貴之公羊以為與公盟而襃之穀梁以為男子之美稱失其旨矣

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噫僃矣鄭伯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公穀皆以為殺何據

宰咺歸賵仲子卒矣左氏以為末薨豫凶事非也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非之非也

入極造其國都也非滅也公穀以為滅同姓非也無駭卒未賜族也以為惡滅極而削其族尤非也

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聲子也然哀公之母定姒書卒

書葬聲子何以不書葬以是知其非聲子也天王崩
公羊以為天子記崩不記葬故不書則桓襄匡簡景
之志崩又志葬何也
鄭伯不王天下之惡一也而左氏曰周鄭交惡是夷
周于諸侯也甚矣其僭于冠屨之分也
宋穆公舍其子而立與夷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
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君子曰否公羊氏曰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衛人立晉惡其無王命父命而擅置其君也然當是時王命固絶望矣茍有父命則猶可也故于齊陳乞弒荼發之荼固有父景公之命也然亂倫干討則雖以父命不能抗王命故又于衛侯朔發之朔雖有父宣公之命而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救衛則褒以王命不與其為諸侯也然王命雖重茍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又于首止之盟發之以見天子之私愛可奪而大義不可揺此所謂大居正也

考仲子之宫曰仲子不與其為夫人也不與其為夫人則桓公之自以為當立與隱公之欲讓桓皆非也取郜取防左氏以為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噫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惡乎正入許而不取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左氏以為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可謂知禮矣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惡乎知禮

春秋質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二

明　楊于庭　撰

桓公

滕子来朝

滕侯爵也降而稱子胡氏以為朝弑君之賊而黜之非也自桓二年以至于定哀之世滕或卒或會或盟或来朝或會葬止稱子春秋之法惡惡止其身若以為朝桓

得賜何故并其二百餘年之子孫而盡削之乎則聖人亦太苛矣然則書滕子者何也曰滕本小國自入桓以來其君不能用侯禮自比子男故聖人因而稱子亦如杞伯用夷禮稱杞子也若其朝弒君之賊則直書來朝而惡自見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公世翬再帥師不曰公子此曰公子翬者何也翬為桓弒隱故春秋以此為桓公之公子翬耳

州公如曹　寔來

一州公寔也以公禮如曹則書州公失國而不返則書寔以此見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以禮自强而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以此孟子斥紂為獨夫說者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為天子一日之間天命已絶則為獨夫繇州公寔之事觀之可見矣故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夫忽羈皆君之世子君卒而國固其國也不能自立至

于出奔而春秋直斥曰忽曰羇豈不與寔來之義髑類哉

子同生

國君生子恒事耳春秋十二公獨桓公書子同生何也謹之也于是文姜淫周公之血脉不可不謹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左氏以為賤之者是也何賤乎陋而雜夷不能行朝禮焉耳胡氏以為朝弑君之賊故

貶而書名然僖二十九年經兩書介葛盧來豈亦以其朝弑君之賊而名之乎又況同一朝桓也滕侯則貶而稱子至併其二百餘年之脩而不貫穀伯鄧侯斥而書名比于失地滅同姓者然其視滕侯之罰則少輕矣邾人牟人葛人小國稱人此常事也春秋聖人之刑書信如胡氏之說何其酷罰于滕繼罰于穀鄧而獨恕于邾牟葛乎則聖人之刑亦頗矣然則朝桓無貶乎曰相率而朝弑君之賊此直書來朝而惡自見者也

亡秋冬二時

桓之春正月無王也定之春王無正月也胡氏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信以為然也桓七年之亡秋冬二時也胡氏亦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不敢以為然也然則何也曰此夏五郭公之類而孔子所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以為弑君之賊天王及諸侯莫能討其罪者故削秋冬二時以示法然定之十四年經有秋而無冬杜預曰史闕亦將引胡氏討賊之說而曲解之乎且二百四十九

年之間弒君之賊亦多矣而何獨于桓削二時也

盟于折　會于夫鍾　于闞　盟于穀丘　會

于虛　于龜　及鄭師伐宋

屢盟而遽伐其國無信不獨宋矣沒公諱之也孟子所

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王者之事寡怨之方也

許叔入于許

許本無罪齊鄭以强逐之今乘鄭亂復入于許故聖人

因而書之曰入于許者無貶無褒之辭且以明夫向不

得入而今始得入亦以甚逐者之罪也胡氏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後入此與揖讓而救火何異焉

葬蔡桓侯

桓侯謚侯胡氏以為獨請謚也按春秋二百四十九年之間止一桓侯謚如其爵其餘雖曹伯薛伯杞伯滕子許男之屬已不謚公者豈無一人請謚于天王乎胡氏以為周衰諸侯皆不請謚然齊自太公魯自魯公歷十餘世而入春秋亡不謚公者齊哀公以紀侯之譖為周

所烹尚稱曰公周天子之威既可以烹大國之君而已

忌豈容其不請謚乎陳起胡公申公世世謚公或曰陳

王者之後得謚為公然春秋止書陳侯不曰陳公也鄭

止伯爵桓公卒于未東遷之前當時禮樂征伐尚自天

子出何得不請謚而亦謚曰公乎然則死而謚公者乃

公侯伯子男之通稱矣桓侯之稱侯何也曰傳失之也

晉仇何以稱文侯曰晉自唐叔而後世世稱侯至武公

而始謚公也則命文侯而不曰公者仍其稱也

葬我君桓公

弑不書葬葬我君桓公譏莊公之忘父讐也傳曰讐在外者弁也

附録

宋督弑君左氏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而置其賂器于太廟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穀梁以為桓不書王書王為正宋公與夷曹伯終生之卒又以為孔父父字也不名孔子為祖諱也皆曲說也

宰渠伯糾公羊以為下大夫非也

蔡人殺陳佗討弒君也公穀以為佗淫于蔡蔡人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舛矣

焚咸丘魯地也書焚譏掩羣也公穀以為邾婁之邑

非也

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公稱人貶之也胡氏曰祭仲不名命大夫也曰執責祭仲也得其旨矣公羊以為賢祭仲為知權何居且自反經合道為權之說出而世儒始有決裂名檢以濟其私者

突不書鄭突不當有鄭也忽書鄭忽當有鄭也當有鄭而名之何失國之辭也知突不當有鄭則庶孽不可萌奪嫡之心知忽以失國而書名則人君不可不

自强于為善

春秋質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三

明 楊于庭 撰

莊公

不書即位

父仇未報正人子枕戈嘗膽之時而莊公且訑訑焉為之主王姬為之伐同姓為之狩于禚其忘親事仇亦已甚矣削不書即位譏之也胡氏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

矣而魯辭不能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蓋嘗連三國之兵以抗之矣而齊不可以兵恐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蓋嘗徼惠魯侯以好會矣而齊不可以好求則為紀侯者所謂亦莫如之何也不得已使其弟以鄰入于齊以存五廟而已則委而去之并土地人民儀章器物之屬而棄之如敝屣則其情誠迫而其志誠可悲矣是以聖人存其爵而不書其名以是為善之也不然失國不返一州實耳實何以名又削其爵乎胡

氏以為異于太王之去豳而不知太王國于邊方空濶之境雖經屢徙尚可立國春秋之世尺地一民莫不有主紀侯徙將安之執此以責紀侯則又泥矣上書紀侯大去其國而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正所謂不沒其實甚齊侯之暴于逼紀也閔公弒書公薨而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聖人之書法類如此至如葬紀伯姬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胡氏譏之備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

糾稱子胡氏以為不當殺也甚齊桓也然則魯無與乎穀梁曰言取病内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是為公病矣

同盟于幽

許男男也而敘于滑伯滕子之上可見春秋以强弱大小為班不復知有先王之爵矣聖人因而書之蓋傷之也又况滕子稱子距朝桓者已三十餘年何得以一事

之失而誅及其子孫乎後倣此

郭公

郭公何曰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及夏五郭公見聖人之闕疑也必以郭公為郭亡而膚引齊桓公問父老之説非余所敢知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稱人貶之也以王命伐衛正也取賂而還非伯討矣故貶而稱人胡氏以為將卑師少者非也

公子牙卒

三傳及胡氏皆以為季友酖之也不書刺善季友也疑者曰公子牙慶父之母弟也慶父欲為亂而牙先以病卒天存魯也夫子雖為魯喜而經無異詞乃皆以為季子之酖夫季子不能誅慶父子弒君之後安能以叔牙一言之失而遽酖之乎若疑其後為叔孫則慶父縊死後亦有後況春秋弒君之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華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夏徵舒而其

後有夏齧夏區夫豈皆飲酖而許立者吾姑存疑焉

附錄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不言滅為齊襄公諱也何諱乎復讐也何讐乎紀侯譖哀公烹乎周九世矣九世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余曰不然季文子欲逐公孫歸父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弗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先王之罰罪人不孥九世而以讐報非矣

糾不係之齊不當立也穀梁以為當可納而不納齊

變而後伐故惡內也非也

宋萬弑君胡氏曰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而不書身有罪也是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而亦削而不書非君命也非也子惡不書弑為國諱也既諱子惡則不得不併惠伯諱之矣惠伯何譏焉

鬻拳兵諫目為愛君陋哉左氏之見也自此說一倡而後世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而託之乎忠者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曹劌之諫如齊觀社
也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
大惡無乃不可乎御孫之諫刻桓宮桷也男贄玉帛
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男女同贄是無别也御孫
之諫宗婦覿用幣也左氏備矣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郭公上下不相蒙也公穀
以為赤即郭公謬哉論也以曹殺其大夫而不名為
曹羈諱則又舛矣

大夫如他國未有書所為者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譏私交也公穀以為避公子慶父公子牙之難故有所託而如陳謬也

紀叔姬一亾國婦耳歸于酅書卒書葬書紀侯失國猶書大去其國而不名也齊襄公逐人之國夷人之社稷亦云暴矣而內亂禽獸行書會書享屢見于經南山載驅詩又屢刺焉其後卒死無知之手比之紀侯紀叔姬所得孰多則信乎齊景公之富不如夷齊

之貧也

一年而三築臺甚之也繼書冬不雨以是為無閔民之心矣

春秋質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四

明 楊于庭 撰

閔公

不書即位

公穀以為繼弒君者是也必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則胡氏之迂也

齊仲孫來

仲孫不名嘉之也何嘉乎齊桓乘魯亂有窺魯之心而仲孫勸以務寧魯難親有禮聖人以是為能存魯也故嘉之下文所謂齊高子來盟即此意也不書使嘉其存魯也若以書來為交譏則高子來盟何以為美乎既譏之必名之矣

附錄

齊仲孫來仲孫湫也公羊以為即公子慶父何居

公子頑通于宣姜詩所為刺鶉之奔奔墻有茨也夫

以庶子而通其嫡母此何等事也而人可強使之者乎又豈有身為君夫人母儀一國而人可強使與子姦者乎左氏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齊東野人之語也

春秋質疑卷四

春秋質疑卷五

明 楊于庭 撰

僖公

不書即位

公穀以為繼弑君者是也胡氏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迂也

季友敗莒師于酈

梩之會返席未安也而即襲敗邾人之歸師曲在我矣故書曰公敗邾師于偃至如慶父弒君天下之惡一也莒不以為罪而受之至是而復伐我以求賂此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者尚可以敗之者為罪乎曰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嘉獲之也此與公敗邾師于偃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胡氏以為詐諼擒其主將誤矣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與弒二君胡氏以為齊人殺之可也以尸歸魯不

可也既歸于魯則子無絶母之義不得不以小君葬之
矣余謂哀姜之事與文姜異文姜雖與聞乎弒而諸侯
未聞有討之者莊公親其子也父薨之後又二十有二
年而後薨則雖欲不以小君之禮葬之不可得矣哀姜
奔邾不還義與廟絶齊侯名而殺之于夷諸侯已不聞者
僖公雖厚于嫡母取而葬之足矣何必隆之以小君之
禮而祔食于太廟乎故經書齊人以歸譏齊也葬我小
君哀姜譏魯也唐張柬之討武氏之亂先儒謂宜執武

后于太廟數其罪而賜之死余嘗非之以為中宗親其子而五王又中宗之臣此莊公所不得叚文姜者也然繇斯以談亦足以證葬我小君哀姜者之為過矣

侵蔡蔡潰遂伐楚

胡氏曰書遂伐楚譏專也謂不請命于天子也伯主之專久矣若以為譏則召陵盟楚何者而非專乎然則書遂者何也大桓公之伐楚也蔡黨于楚因其嫁蕩舟之姬之釁而合諸侯以侵之蔡潰而楚巳披其黨矣于是

遂聲楚罪而致伐焉所謂以小為大有名之師也故春秋大之至其不請命于天子則桓之所以止于桓而仲尼之徒之所不道也

許男新臣卒

卒許男常事爾以為不卒于師于會而並歸為不知命則臆說也

晉人執虞公

傳曰不書滅不與滅也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云耳然則晉無貶乎先王之制班爵有等晉以侯而執
天子之上公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詰故削而稱人
諱之也孟之會楚以子執公則諱國韓之戰秦以伯獲
侯則諱人棐林之役趙盾以大夫會諸侯則諱之曰師
其意遠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致夫人如史記夜致王夫人之致蓋已死者左氏曰
哀姜近之削姓氏貶之也以其與聞乎弑而不宜祔食

于先公也若曰成風則成風薨于文公之四年此時尚亡恙縱立以為夫人何曰用致

齊侯小白卒　葬齊桓公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鄭則三國從之四國伐衛納朔則王人子突救之雖不得盡行其志而餘威猶存也宰咺之賵凡伯南季宰糾仍叔子之聘榮叔之錫以魯一國觀之則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諸侯猶藉王命以為重也則天子之于諸侯猶未截然扞

格茍有能興之者猶足與爲政于天下也使齊桓毅然
舉太公之履以修周召共和之舊修朝覲聘問之禮爲
諸侯倡侵伐盟會必歸命于天子然後扶控大小庶邦
以問罪于天下如宋萬魯慶父之弑逆則誅之諸侯有
自相侵伐者則討之捍戎于曹攘狄于衛因以責貢于
楚天下有不翕然尊周者乎顧乃强摟諸侯而盟之入
春秋未有書滅者有之自桓公始一曰齊師滅譚再曰
齊人滅遂以誅其首創滅國之罪而至于齊人殲于遂

則直書之以志天道之好還也如伐衛而取賂侵陳而書人執轅濤塗與次匡救徐之事種種皆聖人所不與其伐楚也不敢斥其僭王而第舉包茅不入之小者昭王不返尤為無謂豈非以自反不縮而然乎身死蟲出至于九月而後葬其德之入人淺矣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此

邾人執鄫子用之

用鄫子者伯主之虐而書邾人惡邾子之為伯主使也

春秋之法罰并其黨則為惡者懼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沒公不書者何曰罪魯之首于帥中國以會楚也魯周公之後列國之望也齊桓北杏之會不得魯則諸侯不親楚頵薄之盟不得魯則宋公不釋魯之為天下重久矣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齊宋師少將畀而公親會善公之事霸謹也謹于事霸者謹于尊中國也今桓公甫沒而首帥中國以盟楚使其後楚

得執宋公而遂列位陳蔡之上非此會階之乎至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則興戎召禍為惡已甚雖欲諱之而不可得矣

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不書葬傷中國也宋先代之後爵上公繼齊桓為諸侯盟主而楚以蠻夷執之于會又親集矢于其股卒以傷死而諸侯不能救也不亦傷乎春秋有弱其君而不葬者如滕侯宿男之類而魯宋匹

敵僖公又嘗盟于薄釋宋公則决非恝然于襄公之葬而不使使者其為傷中國已疑也

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既赴告于魯則其入魯未有不知之者也然而不書者何也削之也何削乎削晉文公之納王也何削乎納王納王臣子之常分也而文公振振然矜之于是乎請隧而不與也則又多受田于周至于僇天子之親姻而不顧故仲尼以為不足書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諱之也何諱乎存中國也

執曹伯　執衛侯　圍鄭

甚矣二伯之伎也以不禮而滅譚以不至而滅遂以一語不協而執轅濤塗伐陳侵陳者齊桓也以觀骿脅而執曹伯畀宋人以不假道而執衛侯使酖之以不禮而圍鄭者晉文也甚矣其伎也宋藝祖有言麼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此王者之量王者之言也

盟翟泉

没公而人列國之卿左氏以為卿會公侯胡氏以為盟王子虎余曰兼之也盟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者皆没公則左氏之説何可少也

晉侯重耳卒

請隧名王盟王子虎齊桓之所不敢為也伐曹衛致楚已私許之復以怒之齊桓之所不屑為也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八年之間威加天下齊桓之所不能為也以故

其効彌速道彌卑功彌高事彌譎矣雖然桓公沒而國大亂晉為盟主百有餘年何也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五公子爭而晉文之齊姜賢杜祁又賢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其家法勝也齊孝庸駑盟楚于國伐宋伐魯失其據矣晉襄之略不減于文既退三強諸侯畏服靈成景厲代爭諸侯悼公蕭魚幾于王道其嗣述勝也管仲死齊無人焉晉則狐偃趙衰先軫隨會郤鈌欒書韓厥知罃魏絳之徒代不乏人師

武臣力其謀臣勝也晉大于齊諸侯畏之兼斯三者欲無霸得乎

附録

齊為伯討哀姜是也惜乎其不能討慶父耳左氏以為已甚穀梁以為諱殺同姓非也

齊起臨淄距江黄二千餘里而楚不過八九百里楚悉師方城之外以伐江黄齊救未至而國已斃矣盟于貫會于陽穀說者皆善齊桓掎角以制楚然嘗考

管仲之言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其後楚人卒滅黃滅江而中國末如之何也使王者處此則必修文德以來之不至好大喜功而貽禍與國矣

許男卒劉敞引檀弓曰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以是知死者古人之所不諱所謂生寄也死歸也漢世猶有古意賈誼上文帝書曰萬歲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嗚呼于今亦罕矣雖然今制上即位

即營山陵亦即位而為楎意也
楚伐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歸之有諸乎曰否好事者
為之也按尚書微子若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
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葢微子

痛紂將亡已欲與家耄遜遯矣箕子然之以為商固將亡我等無為異國臣僕之理而其勢又不能久居于位蓋昔日我以王子賢而長請立之紂忌之久矣今若不去是我前日之言適害子也為王子計唯有出遯荒野以全宗祀無至顛躋我則當死職而不顧行遯也蓋微子之去不過出遯在野避紂亂豈有抱祭器而奔周如太史公所云乎祭器藏在太廟微子安得抱之而奔畱爾是春秋所書盜竊寶玉大弓之

類何以稱仁武王克殷釋囚封墓之外不聞所以處微子者或以其遯野求之不獲及武庚誅而卒求得之始封之于宋耳且武王討紂之罪何與微子而面縛輿櫬耶左氏浮誇此其驗矣

沙鹿崩梁山崩不係之晉天下之辭也

卜筮聖人所以定猶豫自古記之然嘗考之左氏筮敬仲也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可也必以為姜姓也太岳之後物無兩

大則羣合矣占嫁伯姬也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必以為姪其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則附會矣

滅項魯滅之也公穀以為齊滅非也

衛伐邢左氏曰于是衛大旱甯莊子曰天其欲使衛討邢乎師興而雨此附會之說也何者仲尼即天也仲尼不與衛滅邢而斥名燬以是知天不與也

公羊多紕其曰獻捷不言宋為公子目夷諱也又曰

泓之戰文王之師不過是也皆紕之紕者也

鄧祁侯不殺楚文王楚卒滅鄧楚成王不殺晉重耳晉卒敗楚然則三甥子玉之言是乎以楚之強而鄧殺其君其勢未有晏然而已者即殺重耳晉其無君乎楚子重耳死天下之為楚子重耳者何可盡殺也三甥子玉不勸其君以修德自強而區區殺其所忌亦末矣

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柳下惠于是

柳下惠不知其年然業已為魯人所推重矣自此距會于商任而孔子生之歲八十有三年孔子長而交于四方則距柳下惠盖百餘年也孔子安得與柳下惠為友而盜跖又安得侮孔子哉莊周載盜跖篇余以為此非莊子之言也後人偽為之也

楚殺子玉說者以為晉再勝而楚再敗也然而敗軍之將于法應誅楚所以抗衡中國狎主齊盟者以此故城濮一敗即殺子玉泜水一退即殺子上鄢陵一

戰即殺子反屬國一叛即殺子辛國猶有章也栢舉喪師囊瓦奔鄭楚不能致辟焉而國浸以弱矣

春秋質疑卷五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王　焜